

惊慌失措

■ 南野 著

我的马个子高大，在雪地上像冲天而起的火焰，我在马背上能感觉到那种火热，以及悬空朝前的振奋与快感。有几分钟，这样的状况是以慢镜头的速度进行着的，它使我渴望梦境持续不断，渴望时间暂时停顿。

j i n g h u a n g s h i c u o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惊慌失措

■ 南野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惊慌失措/南野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0.12

ISBN 978 - 7 - 5495 - 0126 - 7

I. ①惊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7611 号

总 监 制:郑纳新

组 稿:庠文妍

责任编辑:庠文妍

装帧设计:赵 瑾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31260822 - 129/139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(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650mm × 960mm 1/16

印张:17.5 字数:195 千字

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 - 2925659)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老虎 虎	1
一座岛屿的狂欢	18
牡蛎故事集	29
寻访孤居者李歌	65
失踪的卡车	74
骑马过梦	80
漂流复写	88
七月维修	101
悬浮旅行	115
表 象	126
黑暗中有着明晰	137
道路上积雪融化	147
生活中的伪失踪案	159
不插花的房间	171
损伤的下午	179
镜像公园	189
谁熟知森林	201
惊慌失措	208
后 记	271
附 录	273

老虎 虎

太阳的金黄
投身到黑暗的躯体
相互的斗争与融洽
造就老虎的斑纹

老虎在黎明时分出现在这片海滩上。开始,它仿佛有些吃惊地凝视着面前沉静的海面,颜色深蓝中透绿的海面很辽阔,海潮造成的浪头铺展得很开,一排飞溅的浪花像云朵一样白,它们相继地朝滩涂上推来,一点也不慌张。

这种沉静与森林里的沉静截然有别,虎在吃惊之余,似乎被一种讯息打动而显得微微兴奋。它久久地望着海上,晨雾在陆地风的推动下退去,眼前顿时明朗起来。虎的心中一动,它望到对面有一道陆地的影子,那影子向两边伸延开,在远处一下子被截断了。原来这是一道海峡,它的宽度大约有一千米。

虎朝着大海的方向走出几步,它展开的脚掌在泥沙里稍微陷下一点。沙子很细,潮水已浸湮在泥沙的内部,给虎的坚韧脚掌一丝冰凉的柔软感觉。这感觉生疏,富有情意。虎停下来,转过身,它回望着自己刚刚走过来的靠海岸的一座山坡。实际上,它望得更远一些,那走了许多时间的陆

地,那些山林、平原,还有村镇,还有一座城市。

虎停止回望。也许,它为自己的犹豫和自怜羞惭。它决然地朝大海走去,脚掌率直地踏进正在上扑的潮水里。它沉重的身体闯入海水的时候,也许又有一下停顿,这已经无关紧要,它的躯体先是沉下去,臀部,肩部,继而是头颅。海浪马上击打在它的头顶上,扑溅起浪沫来。这使它本能地蹬动四肢,虽然动作有些紧张慌乱,可效果良好,它的身子很快浮起来。它镇静下来,就试着把头探出水面,发现这样做起来并不困难。它的头颅刚上水面,就张开火红色的大嘴,向外喷出一大口海水。它尝到了海水的苦涩。

现在,它已经在朝海峡的对面游去。

游动着的老虎看见太阳在一侧的海平面上出现,上升得飞快。开始是血红色的圆面,随即变成金黄,很快成为一个放射着耀眼亮光的炽白体,它的光线也有了热度。游动着的老虎首次承受着夏天的海洋给予它的快乐之感,身体被软和而有质感的水包裹着,冲开这种物体,又重新被包裹,包容,几乎不用使力就被承浮,这和在地面上冲开空气的奔驰大不一样。

虎的身体继续在海水中起伏着,它离开一片陆地,朝着另一块陆地。这一块陆地其实是一座岛屿,它主要由一些丘陵和少数几座并不太陡峭的山峰组成。在它的中部,有一小块平地,那里被人建成一座镇子。在靠海的四周和山地丘陵间,还有一些零星的渔村。这时,离游动着的虎不太远的海面上,一艘机器渡轮正由大陆开往岛屿。轮船上挤满着岛上的一部分活跃的居民,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看到海浪中时隐时现的虎。只有一个男人偶尔望见了,却以为是海水中漂浮的金黄色海藻。

虎登上岛屿。

虎上岸后,全身沐浴在阳光里,它的样子猛一下子懒洋洋的。金黄色的阳光和接近黄色的沙滩遮没住虎,那边渡轮上的人没能看见虎从水里跃出的景象。刚才在海中游动时,虎已看到那艘渡轮。它上了岸,就没有在海滩上停留,就像在渡海之前的陆地上的行走一样,它迅速、不引人注

目地经过所有不能遮蔽它的开阔地带,进入一片树林。

荫凉具有隐蔽性的树林,使虎有一种思索的可能。

虎不畏惧人,然而它必须避开人们。这像是一个规则。它和所有至今犹在的老虎一样,不太喜欢人。陆地上到处是人,虎这样断定时,意味着它走入了记忆。

虎在海岛对面的陆地行走了很久,从它曾经居住的森林侵入人的气味与喧闹声开始。那些高大树木在奇怪的、震耳欲聋的电锯声中倒下的场景,那些生长了很长时间的红松,冷杉,桦树,等等,它们倒下后寂然无声,即使虎也被深深震动了。它没有像其他的动物,松鼠、鹿、野猪们一样逃进森林深处,或者只能说是另一些角落。它用愤怒的吼吼在森林中回应电锯的噪声,当然这毫无作用。它甚至觉得自己那样宏阔的咆哮声有点可笑,非常不合时宜。它最后饱餐了一头野猪,就离开那座森林一路南下,直到这座岛屿。

如果画一张这只虎的路线图,我会发现它的行走差不多是一条直线。它每天都是在黄昏过后,在某处树林或荒草丛里睡觉。它知道这时间的人一般都沉迷于享乐与休息,而无暇旁顾。其他的时间里,它大都在走着。从深夜开始,直到黎明,它用这段时间经过了许多村庄和城镇。白昼则用于在山林和平原的奔跑中。其中有些山林对它很有吸引力,还有一些平原,一望无垠,天空高阔,地平线遥远。可惜没有成群奔腾的野兽,连跑单的也没有,只有那些散发着浓郁牲畜气味的牛马,它们伴随着人挺合适,但对虎不适合。

这当中,在一个深夜,虎直闯进城市的一条大街。看起来那是条横贯整座城市的大马路,沥青的路面非常宽阔和洁净。可对一只虎说来,还是有太多的灰尘,森林中的路才是最洁净的,年复一年坠落积聚的树叶永远在清洁着虎的脚掌。

踏步在沥青路面上,虎感觉到那种人为的坚硬,仿佛是与大地的一种隔绝。然而虎没有不习惯。它产生起盎然的兴趣,就像一个最初结识城市的人,甚至是最初建造起城市的人一样。马路两旁的灯光改变了虎所

熟悉的黑夜。虎目光炯炯,不是因为闻到了猎物的气味,而是由于充满惊奇的心理。一辆轿车对着虎驶来,车的灯光直射在它的身上,轿车稍稍拐了一下,连喇叭都没有响,就从虎的身边急驶过去。繁杂多变的城市已经失去对一只自由自在行走的老虎的好奇态度。城市里的人忙着打量自己,而不是他者。

虎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着,有一阵子,它在杂乱的汽油、尘土和人的气味中,闻到了一些野兽的腥气。狐狸,熊,和水獭的味道,气味很淡,很陈旧,而且变了质,与人的体味难解难分地混在一起。它还来不及激动就悟过来,这些味道不过来自人身上穿着的毛皮衣服。一明白这点,它马上又闻到更多牛马一类的牲畜气味。可以说,这个夜晚,手工业和工业的残酷气味,让一只虎兴奋与感叹不已。

接着在一段路上,虎听到虎的咆哮。肯定有两只虎在吼叫,虎断定。它朝着叫声奔去。苦闷、慵懒的嘶声,不是它所熟悉的那种充满威迫力量的吼声,但确实是老虎发出的声音。虎满怀疑惑地朝那个方向跑去。

深夜,城市的动物园关闭着铁门,虎没能进去。它没有看到动物园内所谓的虎山上被关养着的一对老虎。那里的木牌子上写着:虎,猫科动物,食肉。模样威严,性情凶猛。如果看见了,虎会觉得那是人的一种嘲笑。它会更加理解什么叫虚弱的愤怒,和那样苦闷压抑的咆哮声。

那个深夜,虎在动物园的周围徘徊,它有一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,又有一些往日迷蒙的想法与念头如彗星群闪过黑暗脑幕。而作为书写者的我此刻回想起一首有关动物园的虎的诗,那一些诗句又执意地困扰起我:“这是第一千次彷徨于百步方圆的‘虎山’/没有一次想要与影子说话,求得如雷的回声/但还有力量默然承受这般抽象的回旋余地/接受这般天空与山川虚幻的意象。”那个深夜,虎在动物园外面回环往复的行走,不正与此有某种对立中的契合吗?

黎明时刻,虎由动物园径直离开了那座城市。

海岛上,一个男孩那天夜里梦见了老虎。

男孩在一间小房子的黑暗中萌生出对一只老虎的惧怕与向往。男孩的家在镇子的一头,紧挨着山坡。公路就从山坡上盘旋着下来,由男孩家的窗后经过。山坡上有一片片松树林,松树都不大,远处的海风吹过来,树的针叶发出细微的喧呼。

男孩一直担心夜间会有什么从山坡上下来,可能会撞击他家的窗户和不结实的木板门。平常他想象一群野狗,或一两只狼(岛上并没有狼),一个强盗。这种意念一直存在,培养着他孤僻的性情,他家中的人却都毫无察觉。这天夜里,他先是躺在床上想着明天去海边游泳的事。他母亲把电灯关上后,他就又开始想象传说中狼眼睛的绿色,也许在黑夜里真的会闪光,可以看得见。如果看见,那一定恐怖。他的心脏随着想象收紧着,胳膊的皮肤上竖立起了汗毛。但他仍渴望看见一次。

他的脚步如飘扬着一般走上房子背后的山坡,发现山坡变样了,在坡顶上竟然看见了海。平常不是这样的,从这里到海边还要翻过好几座山。海好像比往日更加浩瀚,深蓝的颜色异常纯净,天空也是这样。他置身于中间,一切都安静极了。他仰了一会儿脸,没有望见太阳。四周如此明亮开朗,好像太阳已经融化为完全的光明,洋溢在天空与大海之间。气氛中有着欢快的成分,可他来不及体会,或者他还没有能力。忽然,他看见海里走出一只老虎。一只长着黑色与金黄条纹的老虎,在晴朗蔚蓝的大背景中出现。清澈闪亮的水珠从老虎的头顶和背上不断散落下。老虎缓缓地走上岸来,从沙滩跳上一块岩石,再走上山坡,慢慢地靠近过来。虎的神情安详自然。它的脸被男孩看得很清晰,沉着的眼睛,浑圆的额头,鼻子和斑纹,老虎威猛的脸紧逼向男孩的瞳孔。老虎没有一点要伤害人的举动,然而梦中的男孩依然在胸间胀满恐惧。他一动不动地站着,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老虎的脸。他的一只手半举着,一直就没有放下来,因为他惊呆了。他急速地想,我应当奔跑,快速地跑回家去。但这肯定来不及,我不会有老虎跑得快。男孩没有跑,他没有影响与损害出现老虎的梦境的完美性。包括他内心的害怕与慌乱,犹如恐惧本身也是和谐境界的构成成分。

男孩终于醒来,他睁开眼,眼前漆黑一片,与梦里形成巨大反差。他面对着墙壁睡,这时他看到老虎就在墙上站立着,整个身子斜对着他,深黄的颜色比梦中要深得多。男孩用劲睁了睁眼,虎的影像反而更清楚起来,大约有一分钟,才消失掉。这样奇特的视觉现象,使男孩忘掉了梦里的惧怕。他开始搜寻刚才的梦象,每一细节,重感着那种恐惧中的沉湎与从未体会过的激奋。

从这一天开始,虎不断地跃入这个男孩子的梦乡,从漆黑的通道中一再跃出。

山岭与树林都不会给一只虎指路。虎对这座岛屿抱着探寻者的观念,在上岛的当天,它就在山岭上,经过一片又一片的树林。它期望面前出现一座更高更巍峨的山峰,更加茂密的林子。虎很强壮,它的脖颈有力地朝前支着,四肢的动作灵敏矫健。它的肚腹紧紧地收缩上去,腰身修长优雅。走动的时候,髋部和肩部的肌肉交互着突起,在毛皮下颤动着。

虎在山地上走过,速度很快。灼热的阳光照射在虎身上,它的毛皮如缎子般闪亮着,非常醒目。它不想让岛上的居民太快发现它。它知道终归会被发现的,但得推迟这个时间。经过树林时,虎走得缓慢起来,有时像散步。亚热带的阔叶树林很好地遮掩住它。树林总能遮蔽与保护很多东西,包括其他动物,虎思忖着,可它一直没有遭遇到其他的野兽,只有头顶上不时惊飞起一两只鹧鸪和喜鹊。黄昏时,虎在树林边的一片灌木丛里睡了一觉。深夜醒来,它开始感到饥饿。其实饥饿感一路上紧紧地伴随着它,像个影子。在那边陆地上,它就很少吃东西。很少能遇上什么可让一只虎吃的。偶尔地,在一片山林,它能捕获一头野猪,或一只獾,就饱食一次,然后好多天得不到食物。这会儿,它的确饿极了。它站起身,腹部一下子就贴到背脊上去。

借着月光,虎顺着山岭上的一条小路走下山去。路上有一条蛇被虎的脚步惊动,敏感而慌张地溜进路边草丛里去。虎没有在意,它加快步子,朝山洼里走去。那里有一个村庄。

月光里的虎斑纹依旧清晰可辨，它奔走下山岭的身姿沉着而威严。它有些漫不经心，因此它的迅猛实际上被收藏着。空气被它的身躯推开向两边流动，发出圆浑的风声。

一路上，虎几乎没有多想，它被村庄中牲畜的气味招引而来。它没有往日临战前的激动与振作。我差不多怀着苦恼书写着这一段，写虎在岛屿上的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捕猎行为。虎的这次行动固然是由那种本能的需要促使，但具有被逼迫的成分，它违背虎的更为深层的生存原则。然而，我不能回避这一行为，它除了与虎接下去的遭遇有所关联外，或许更具有某种实质性的影响。

我至今仍然感激那一个夜晚绝无杂质的月光，它使虎的可能与意义冲突的生硬行为，有了幻念与一些温和的品质。首先月光的一部分装饰了那个村庄，维护住睡眠，然后虎出现在那个范畴里。

其时，月光照耀下的村庄到处是白晃晃的阴影。树木和村庄一起沉睡。它们都像白昼一样清楚，可仿佛都改变了白天的形状。在月色里，虎一眼就看见牛群被圈住在村庄的一头。虎在距牛圈十几步的地方停下，下意识地将身子躲进一棵树木的暗影里。

虎朝着空中张开嘴，让尖利的牙齿对着猎物的方向暴露了一下。这没有必要，它暗暗地嘲笑着自己，但仍然小心地匍匐下身体，朝着牛圈很慢地移过去。在牛圈的围栏边，它屏住呼吸，以免牛群嗅到它的气味惊吓起来。它轻轻推一下围栏，发现那些木头全朽烂了，根本经不住它用力一撞。它看准牛群里的一头小牛，这足够吃了，它想。这时，牛群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有一头母牛“哞”地轻叫了一声，声音里蕴含着许多惊奇，而不是惧怕。牛群小声地骚动起来，它们互相推撞着。虎再不想等待，它猛地冲开围栏，朝那头小牛直扑过去，准确地一下咬住牛犊的脖子，将它横叼着拖出牛圈。所有的公牛和母牛在虎的身后拥挤成一团，都还来不及散开逃跑，虎已经拖着自已的猎物奔跑在山岭上。

饥饿消除后，虎的头脑变得非常活跃起来。它想道，我吃掉一头牲畜，我还是个猎手吗？这念头让它有些惶惑。小牛的味道不错，然而一头

牛不是野兽。牛毫无抵抗的意识与能力,甚至不会飞快地逃跑。它们尽管看起来也强壮有力,却是被驯养的牲畜,人已经培养了它们过分谦逊与憨实的性格。一只虎,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去捕猎一头牛,它想。或许它刚才就处于这种境况,一只虎处于十分饥饿无法忍耐的时刻,就变得有些凶残与冷酷。生命在那时敞开了一道空隙,于是失去严密性和高尚操守。这里出现一个接近悖论的问题。我偶尔想,一只虎总不能去捕捉那些野生的飞鸟吧。然而我又不能脱离一个写作者的客观叙述立场,我唯有回到文本。其实,虎仍然是一个猎手,它方才捕食的动作仍然遵循着猎手的准则,尽管那不太必要。虎就是虎,它不会是别的什么,我想。

吃掉小牛后,虎继续在山林里行走。又一天,它到达岛上最高的山白螺峰。这里山高林密,还有溪流飞瀑。接近山顶,有一个完全由灰白色岩石构成的开放形状的洞穴。顶部突出的山岩挡住一部分阳光,洞中弥积着奇妙的凉意,这种凉意一直漫出洞来。岩洞外生长着好几棵野生大樟树,一大片空气中都郁存着熏人欲醉的树木香气。还有许多枫树和野栗树向四处蔓生,一片真正的杂木林。虎不由自主地走入洞中,有些疲倦地在岩石上躺下。

它再不想去捕猎牲畜们。捕食过一头由人喂养的、沉默的牛犊这件事,总让它心中惭愧。它就在这种疲倦与放松的意念中,沉沉地睡去。

虎醒来的时候,它察觉到了岛上的人试图追踪与猎杀它的念头。那种力量在尚远的地方,从白螺峰外围的山岭胁迫过来,但是显得散漫和迟钝。

原来岛屿上的人那日已被惊讶与恐惧覆盖住。在那个村庄中,一位早年曾打过猎(打过野兔子,据说还有狐狸)的老人,根据牛栏边的奇怪脚印推断出是一只老虎拖走了牛犊。老人并不自信,一只如此轻易地撞开木栏咬死小牛的猛兽,使他满怀疑虑。而“虎”这个字却像旋风一样从那个村庄滚动到岛屿中心的镇子,然后又刮到每一个村庄。

那个曾在海峡渡轮上偶然瞥见过虎的男人,当时以为看到一团金色海藻,现在他一心要证明自己看见虎游过海来,岛上的人立刻都相信他。

岛上的居民大都轻信,他们很高兴能相信这样一个他们认为非同寻常的事实。

岛上的居民也大都从没有亲眼看见过虎,而每一个人都具有老虎凶猛的常识。每一个人都相信虎会吃掉更多的牲畜,甚至会吃人。镇上和好几个村庄都立刻组织起狩猎队,上山去巡逻。狩猎队的任务是碰到老虎就打死,起码也得把虎赶到远离镇子的山里去。最好把虎赶出岛去,那些自发的组织者说。

有几个小时,岛上的居民们兴奋地在讨论着老虎到底会不会游泳的问题。既然岛上从没有过虎,这只虎只能从大陆上来,它又必须渡海过来,答案是肯定无疑的了。同时还有那个渡轮上的男人发誓作证,人们最后一致同意虎会游泳的结论。

狩猎队的组成成分也很复杂,岛上野兽几乎没有(可能还会有几只野兔子吧,另外就是蛇与鸟类,以及野鼠),猎人也就不多。镇子上各单位抽调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志愿者。这些小伙子们盲目地跃跃欲试,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和会做什么。村庄方面的队伍就只有农民和渔民了。他们考虑得更实际一些。镇上的骨干队,每人都配备了一杆老式步枪,其他几支队伍也各有一两杆枪,更多的队员手执锄头和长杆的渔叉上山巡逻。

狩猎队员们可分为两种,一种是为防止老虎再进入村镇伤人和牲畜,抱这种心理的人觉得自己就像古代的勇士,一意释放着久郁的英雄情结。另一种则期望打死老虎,获得一笔财富。虎浑身都值钱,业余的猎人们在盘算着。这些猎虎的队伍于是日夜交替地,在山岭上与树林里游动着,接下去的几天里,他们确实常常与老虎交臂而过。

虎感觉到这些捕猎的队伍已缓慢地从四面朝白螺峰行进而来。他们的路线零乱和重复。这些队伍先在靠近村镇的山岭、溪谷和树林里逡巡寻觅,作为狩猎的队伍,他们的行为显示出过分的夸张和粗疏。每到一片树林或可能隐蔽住什么的山谷、岩穴,他们马上就大声喧嚷,相互招应。他们在为自己壮胆,可又都不愿承认。虎时远时近地听着这些杂乱的声

音。它这几日都没有真正离开过白螺峰,有时它有意地跑到附近一支狩猎队的旁边,试探一下,可那些缺乏经验的队员们一次也没能看见它。它只好大半时间都在岩穴中沉眠度过。它在养精蓄锐,等待要到来的时刻。

虎知道自己此时在岛上已是被拒绝者。从来就是。被人拒绝不完全是坏事,何况它也拒绝过人。它不为此感到难过。往日,在森林里,它曾经愤怒。它及时避开了这种危险的状态。长途、漫无目的的行走跋涉,已让它具备与维持住一只自由的虎应有的沉静姿态。它相信自己的力量。它知道它的智性和身体的力量,都不会像人,会被过多的贪婪欲望所支配。

在那些吵闹的人声停息下时,虎走到山顶上,一阵大海的风携着微微的腥气扑过来。虎张开大嘴欲要吼叫,但它停止了一下,没有发出声音来。它沉默着,闻着海风的辽阔与悠远,这和它血流中的力量有共同的来源。

虎远远看着前面山岭上用两条腿直立奔跑着的人群,那些人的上肢在半身处摇摆着,显得无所着落和虚弱。虎想,这是一些失去真正的奔驰能力的动物。然而,正是这些人已经在威逼着虎的生存。这种威迫的力量来自这些看起来孱弱的人,却不是来自与虎同样威猛有力的狮子,或者更壮实的熊,更凶残和能够利用群体力量的狼,它们也面临与虎同样的境况。虎不感到奇怪,反而感慨中有一点莫名的快慰。虎想到它的祖先给予后代的那个预示,最想象不到的因素导致未来,永远是这样。

这天下午,被岛上居民最寄予厚望的那支镇上的猎虎队,首先逼近了白螺峰。狩猎队带着的几条看家犬可怜巴巴地躁动不安起来,它们纠缠着在原地打转,叫声由响亮转为低沉,再转向哀鸣,眼睛里流露出恐怖和绝望的神情。这些狗的天性流露,使十几个持枪的队员也惶然无措起来。他们在山峰下犹豫不决,完全失去出发时的豪壮气势。后来,趁天色还早,他们相互鼓动了一气,终于朝山峰攀登上去。

在经过几片松树林后,他们接近了那片枫树和栗树的杂木林。树木枝叶繁密,手掌大小的树叶五颜六色地展开着,常常让人眼睛看花。虎有

几次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疾走而过,他们全没有发现。虎不耐烦起来,它故意走到一片树木较稀疏的地方,从一个狩猎队员的面前不慌不忙地漫步过去。那个队员猛一下看到一只斑斓大虎,吃惊地张大口呆住,他的手就垂在那里,提着步枪。虎转过头朝他看一眼,忽然猛地朝前一蹿,进入了树林的茂密处。当虎的身影隐失后,这个队员才大声地叫嚷起来,他下意识地举起枪,扣动了扳机。突然的枪声刺耳地震动着山林,其他队员慌忙跑过来。清脆的枪声也滑过了山岭上空,像一只飞鸟一样落到镇上去。

天空已昏暗下来,这支装备最精良的猎虎队的年轻队员们,急匆匆集合到一起,连忙离开已在夕阳里耸立的白螺峰。他们一口气地又翻过几座山岭,临近半夜时分回到了镇上。在镇口,他们被焦急等候在那里的人群包围、分割和询问。我无意叙述他们诚实的惊恐和虚张的勇气,反正他们让镇上人们的期望落空了。他们接下来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应该在每个夜晚关闭好所有房门,以及招呼好孩子们,不能再让他们晚间到处乱窜着去街上玩耍和捉迷藏。镇长也当即给猎虎队下了新命令,他们的任务不再是巡山,而是在镇子周围巡逻,保护镇子。

当晚子夜后,岛上下了一场暴雨。

中午,男孩一个人乘车从镇子来到岛屿南端的一个渔村,再由那里走到海滩。那是一个不大的海湾构成的海滩,中间部分全是银灰色的细沙,从海岸一直伸展到海水中。从它两头的海岬开始,海岸就全由黑色的礁石组成。海岸上生长着许多苦楝树,树叶疏朗,每一根枝头都结满还是青色的苦楝果。这些果实以后会发黑,像礁石的颜色一般。

渔村在低矮山坡的那一面,从海滩上看不见。当然从渔村也看不见海滩。男孩只穿着一条游泳裤躺在沙滩上,他独自一人。渔民们清晨出来捕鱼,都已经回村庄里去了。渔民们和岛上所有的人一样,都有午睡的习惯。男孩已经在海水里游了两趟,他朝着海湾中间一个极小的岛屿游,那其实只是几块大礁石,上面长着许多海藻和珊瑚。男孩第一趟游到礁石,他爬上去,用石头敲开几个牡蛎吃了,就游回在沙滩上休息一会。第

二趟,他在那个礁石的缝隙里发现两个漂亮的海胆,暗绿色,扁圆形,像橘子模样,上面生着很多金黄颜色的刺。他把它们带了回来,这会儿就放在身边的沙地上。

男孩很快活。这些天镇子里都在谈论虎的事情,男孩好几次想到他梦中看见的虎。回想的次数多了,他对那梦和梦中老虎的感觉也在变动,由惧怕到熟悉,再到感动与怀想。他没有对别人说这个梦。他是个看重自己内心秘密的男孩。再则,镇上的人从不对梦感兴趣,特别是一个孩子的梦。

男孩的快乐还在于天空充满了光亮。太阳光笔直照射在皮肤上,海水马上被灼干了,留下一层微薄的盐分,雪白晶亮地覆盖住皮肤的黝黑。滚烫的血液在皮肤下血管里奔流,与阳光呼应着。

男孩躺着不动,他把一只手插进沙子里,一股盈凉的大海的感觉又一次钻进肌肤。游泳的时候,海的感觉从四面包围着,尤其是从身子底下冲击过来,把人向海面推拥。这会儿,在沙子里这种感觉变得纤细而锐利。男孩的手指在紧密凉爽的沙子里伸展摸索,很快,他触到了预想中的光滑坚硬的东西。他微笑起来,抓住那个东西拿到眼前,那是一只浅蓝色的海贝。他剥开贝壳,吃掉里面鲜红的贝肉,新鲜的滋味进一步激起他的食欲,他又把手伸到沙子里去。后来他不再想吃贝肉,他觉得自己恢复了力气,渴望着再下海去游动。他站了起来,就这样,他看到了老虎。

老虎站立在海滩的一头,它刚由山坡上下来,看见了男孩,老虎停下来。现在它和男孩相对地站着,谁都没有出声。这段距离,对于男孩有十几步远,对于老虎,只需一个扑跳。只有阳光在他们的中间,分开着他们,又联结着他们。

这一天,老虎也一直处于快乐之中。

昨天夜里,暴雨狂烈地落在树林上,树枝与树叶再把雨水哗哗地倾泻到老虎的身上,虎的皮毛被洗浴了一遍。这是老虎感到快乐的一个来源。那时候虎没有在石穴内,它步履艰难地迎着暴风在林子中穿行,它感到一种阻碍。自然的节奏就在这艰难中被领会与响应。它的欢乐还来自后来

它走出树林,到达峰顶的巨大岩石上,它的脚掌与岩石的接触。那是两种事物间恰如其分的碰触,同样刚强的事物,一个冰凉坚硬,另一个则柔软富有韧性,内部奔涌着响亮的血流。这样,真实、有质感的快乐,在虎的知觉里喷涌着,形成了浓雾。

虎整个黑夜里没有沉睡。早晨,暴雨停止,老虎精神抖擞地离开白螺峰。它疾速地穿越过几片树林和两条很深的溪谷,除了惊飞起一些鸟儿,没有遇到别的生物。在它有意靠近一个村庄的时候,忽然在路边发现一个伪装得不太高明的陷阱。显然,人们对虎的防范,已超出组织狩猎队这样单一直接的方法。人们从各个方面做出了估计与行动。只是这个岛屿上的人缺乏专业的知识,反而暴露了弱点。老虎没有在心里嘲笑人的这些失败的小聪明,它悲哀地感受到它与人之间无法填补的隔阂,比那些溪谷还要深。它没有能力跃过去。

虎绕过村庄而行,迎面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开阔,所能闻到的气味也单纯集中起来。虎马上判断出,这是海的味道。虎让自己的步子慢下来,它的脑子里仍在想着人,想着人用那样一些可笑的机智和方法对付它。人总是这个样子,人总在令别的动物,别的生存者感到疲乏和厌倦。

人其实也没什么,老虎接着想到。像这个岛屿上的人,他们也可能只是容易惧怕陌生和强大的事物,另外就还有贪欲与虚荣在支配着。简单的人类,正是由于这样,他们繁衍得很快,比森林中的鹿,比荒原上的角马都更快。世界上现在到处都是他们,森林和大海的边缘处都是。他们像桑蚕一样啃噬着大山与森林,剩下的只有海洋了。

老虎张大嘴吞下一口来自海面的空气,它感觉到自己现在正在向海边跑去,思维与感觉中的快乐便又恢复。它加快速度跑起来,甚至不避开人行走的道路。它没有碰上一个人,岛上的居民这时都已在午睡了。太阳当头照耀着,蓝天从未有过的高,几只云雀在非常高的小块云朵上飞着。虎被喜悦与惊讶引导着,它跑上最临近海岸的山坡,然后从山坡上下下来。它的视线先是被海浪上不断俯冲着发出啼叫声的海鸥们吸引,随后,它转过头,看见男孩。